

孟搖子



## 梁惠王章句上

摇摇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，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，何以利吾国，大夫曰，何以利吾国，士庶人曰，何以利吾身，上下交征利，而国危矣。”

“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孟子拜见梁惠王。惠王说：“老先生，您不辞辛劳千里而来，一定将有利于我的国家吗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何必讲利？有仁义也就行了。大王说有利于我的国家，大夫说有利于我的封地，士和百姓们说有利于自身，这样上上下下交相追逐私利，那么国家就危险了。”

“能出动万乘兵车的国家，谋杀他们的君主的，必然是能出动千乘兵车的大夫之家，能出动千乘兵车的国家，谋杀他们的君主的，必然是能出动百乘兵车的大夫之家。大国的大夫能从万乘兵车的国家中获得兵车千乘，二等国家的大夫能从千乘兵车的国家中获得兵车百乘，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说是不多了。假如真个是重利而轻义，那么大夫不把国家的产业都夺去，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可是从来没有讲仁德的人会遗弃他的双亲，从来没有行义理的人不会尊重他的君主的。大王您只要讲仁义就够了，何必讲利呢？”

孟子见梁惠王，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麋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。麀鹿濯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于物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‘灵台’，谓其沼曰‘灵沼’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”

“《汤誓》曰：‘时日害丧，予及女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### 【译文】

孟子拜见梁惠王，惠王站在沼水的旁边，一面望着鸿雁和麋鹿，一面向孟子问道：“贤德的人也喜欢享受这些东西吗？”孟子回答说：“是贤德的人然后才能享受到这些东西，不是贤德的人，尽管拥有这些东西也是享受不到的。《诗经·灵台》里面说：‘开始筹建灵台，又是测量又是经营。大家一齐努力，很快便能建成。周文王说不要着急，百姓们更卖力气。文王偶来游玩，母鹿正伏地悠闲。母鹿长得肥又美，鸟羽洁白舞翩翩。文王来到沼池旁，满池的鱼儿蹦的欢！’文王用百姓的劳力营建池台，可是百姓还很高兴，把那个台称为‘灵台’，把那个沼称作‘灵沼’，还为他能享受到麋鹿鱼鳖的奉养而高兴。古时的贤者能够与民同乐，所以能得到快乐。”

“《尚书》里的《汤誓》篇记载着这样的

话：“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呢？我们愿意跟你一同死去。”百姓要跟他一同灭亡，夏桀即使有池台鸟兽，难道他能独自享受吗？”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！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，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：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，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数罟不入洿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”

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；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“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涂有饿莩而不知发；人死，则曰，‘非我也，岁也。’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，‘非我也，兵也？’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梁惠王说：“我对于治理国家，真是尽心尽力了呀！河内发生了灾荒，就将那里一部分灾民移往河东，并将河东的粮食运

往河内。当河东发生了灾荒时，我也是这样做。看看邻国的君主办理政事，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用心的。可是，邻国的人民并不见减少，而我国的人民也不见增多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大王您喜欢打仗，我就拿战争做个比方吧。战鼓冬冬敲响，敌我短兵已经相接，打了败仗的就抛下盔甲，拖着兵器狼狈逃跑，有的逃了一百步才停下来。有的逃了五十步就停住脚。那些跑了五十步的却来耻笑跑了一百步的，说他们胆子太小了。您以为这种耻笑该不该呢？”

梁惠王说：“不该。只不过没跑够百步罢了，可这也同样是逃跑呀！”

孟子说：“大王您既然懂得了这个道理，就不必再希望您国家的人民比邻国增多了。治理国家的人只要不去剥夺农民耕种的时间，粮食就吃不完；不用过密的鱼网到池塘去捕鱼，那鱼类水产便吃不了；要按照一定的时间来砍伐林木，那木材用不尽。粮食和鱼类吃不完、木材用不尽，这样便令百姓供养生人，安葬死者，就不会感到不满足。老百姓于养生送死没有什么不满足，这便是王道的开始。”

“在五亩大的住宅园中种上桑树，年满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袄了；鸡和猪狗等家畜不要耽误它繁殖饲养的时间，年满七十岁的人就可经常吃到肉食了。一家所种百亩田地，能及时得到耕种，这数口之家就不会挨饿了。要认真地办好学校，反复讲解孝顺父母、尊敬长辈的道理，须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再肩挑背负出现在道路上了。七十岁以上的人有丝绵袄穿，有肉吃，一般百姓饿不着，冻不着，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的，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。”

“现在，猪狗一类家畜吃着人吃的粮食，也不知道设法制止，路上出现了饿死的

人,也不知道开仓赈济饥民,老百姓死了,竟然说:这不是我的责任,而是年成不好的缘故。'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子杀死了人,却说这不是我杀的,而是兵器杀的,又有什么不同呢?大王假若不去归罪于年成,这样,天下的百姓就会投奔到您这儿来了。"

梁惠王曰:“寡人愿安承教。”

孟子对曰:“杀人以梃与刃,有以异乎?”

曰:“无以异也。”

“以刃与政,有以异乎?”

曰:“无以异也。”

曰:“庖有肥肉,厩有肥马,民有饥色,野有饿莩,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,且人恶之,为民父母行政,不免于率兽而食人,恶在其为民父母也?仲尼曰:‘始作俑者,其无后乎!’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?”

## 【译文】

梁惠王对孟子说:“我很高兴接受您的指导。”

孟子回答道:“用棍棒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?”

惠王说:“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孟子接着又说:“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什么不同吗?”

惠王说:“没有什么不同。”

孟子说:“现在您厨房里放着肥美的肉食,马棚里拴着健壮的马匹,可是您的百姓却面有饥色,野外里躺着饿死的尸体,这无异于赶着禽兽去吃人。禽兽们自相残杀,人们尚且憎恶它们这种行为,那些号称人民父母官的执政者,处理政事时,却不免干出类似驱赶着禽兽去吃人的事情来,那

么他们做为人民父母官的意义又在哪里呢?孔仲尼曾这样说过:‘第一个使用木偶土偶来殉葬的,一定会断子绝孙没有后代吧!’为何孔子这样痛恨这件事呢?是因为木偶土偶很像人的形貌,却用来殉葬。用偶像殉葬尚且不可,又怎么能让百姓饥饿而死呢?”

梁惠王曰:“晋国,天下莫强焉,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,东败于齐,长子死焉,西丧地于秦七百里,南辱于楚。寡人耻之,愿比死者一洒之,如之何则可?”

孟子对曰: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于民,省刑罚,薄税敛,深耕易耨;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,入以事其父兄,出以事其长上,可使制梃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。”

“彼夺其民时,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,父母冻饿,兄弟妻子离散。彼陷溺其民,王往而征之,夫谁与王敌?故曰:‘仁者无敌’王请勿疑!”

## 【译文】

梁惠王对孟子说:“魏国的强大,在当今世上没有那个国家可相比的。这是您老先生所知道的。但自从我继承王位之后,东面被齐国打败,连我的大儿子也丧了命;西面割给秦国七百余里的土地,南面又被楚国抢去不少地方,我深感这是奇耻大辱,盼望着能替那些为国死难的人报仇雪恨,您说要怎么办才能达到目的呢?”

孟子答道:“只要有方圆百里的小国就可以实施仁政,从而使天下归服,何况魏国是一个大国呢?您假若向百姓实施仁政,废除严刑峻法,减免苛捐杂税,督促百姓深耕细作,快除杂草,还使年轻人在农闲的日子讲求孝顺父母,尊敬兄长,办事认真

和待人诚实的道理，运用这些道理，在家用来侍奉父兄，出外用来侍奉长辈和上级，这样便可以使他们即使拿起木棒也可以打败身披坚厚的铁甲、手拿锐利武器的秦楚军队了。

“为何能这样呢？因为秦、楚、齐等国经常剥夺百姓的农耕时间，使他们不能从事农耕来奉养他们的父母，以至父母受冻挨饿，兄弟妻子离散，秦楚等国的当政者使他们的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大王派军队前往征讨他们，又有谁能与你大王对敌呢？所以有一句古语说：‘奉行仁政的人无敌于天下。’请您不要再怀疑了吧！”

孟子见梁惠王，出，语人曰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”

“‘孰能一之？’”

“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”

“‘孰能与之？’”

“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渤然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，民归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？’”

## 【译文】

孟子拜见梁襄王，出来之后，告诉人说：“远远望上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，走近他面前也看不到使人敬畏的地方。他突然问我：‘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？’我回答说：‘天下安定在于统一。’”

他接着又问道：“谁能统一天下呢？”

“我对他说：‘不好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。’”

“他又问：‘谁会归附他呢？’”

“我又回答道：‘天下没有不归顺他的。您知道禾苗生长的情况吗？当七八月间，若是发生了干旱，禾苗就要枯槁了。一旦天空乌云出现，大雨普降，禾苗便又茂盛地生长起来了。像这样，还有谁能阻挡得住呢？现在世上那些国君，没有不喜欢杀人的，如果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国君，天下的百姓都伸长了脖子，盼望着他来解救自己。假如真是这样，老百姓归附他，就像水向低处奔流一样，又有谁能阻挡得住呢？’”

齐宣王问曰：“齐桓、晋文之事，可得闻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，无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，则王乎？”

曰：“德何如则可以王矣？”

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

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

曰：“可。”

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

曰：“臣闻之胡龀曰，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，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对曰：‘然则废祭钟与？’曰：‘何可废也？以羊易之！’不识有诸？”

曰：“有之。”

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，诚有百姓者，齐国虽褊小，吾何爱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

曰：“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？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？”

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？我非爱其财

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

曰：“无伤也，是乃仁术也，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

王说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有复于王者，吾力足以举百钧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，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见舆薪，则王许之乎？”

曰：“否。”

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然则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

曰：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？”

曰：“挟太山以超北海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’，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’，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也。”

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，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，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”

“权，然后知轻重；度，然后知长短。物皆然，心为甚。王请度之！”

“抑王兴甲兵，危士臣，构怨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与？”

王曰：“否，吾何快于是？将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

曰：“王之所大欲，可得闻与？”

王笑而不言。

曰：“为肥甘不足于口与？轻煖不足于体与？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？声音不足听于耳与？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？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，而王岂为是哉？”

曰：“否，吾不为是也。”

曰：“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，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国而抚四夷也。以若所为，求若所俗，犹缘木而求鱼也。”

王曰：“若是其甚与？”

曰：“殆有甚焉。缘木求鱼，虽不得鱼，无后灾；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尽心力而为之，后必有灾。”

曰：“可得闻与？”

曰：“邹人与楚人战，则王以为孰胜？”

曰：“楚人胜。”

曰：“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，寡固不可以敌众，弱固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？盖亦反其本矣。”

“今王发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，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于王。其若是，孰能御之？”

王曰：“吾惛，不能进于是矣。愿夫子辅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虽不敏，请尝试之。”

曰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；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，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。”

“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；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？”

“王欲行之，则盍反其本矣：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孟子道：“春秋时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诸侯的事业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孔子的学生没有讲述齐桓公和晋文公霸业的，所以后世没有流传下来，我没有听说过。如果说，就谈谈王道好吗？”

齐宣公问道：“要具备怎样的道德才能施行王道统一天下呢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一切为了使人民安居乐业，这样去统一天下，那是谁也阻挡不了的。”

齐宣王又问：“像我这样的人，可以使人民安居乐业吗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可以。”

齐宣王又问道：“您怎知道我可以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我曾听胡龅告诉这样一件事：有一天大王坐在堂上，有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经过，大王问他：‘牵牛到哪儿去？’那人回答说：‘要把它杀了祭钟。’大王说：‘放掉它吧！看它那发抖的样子，没有罪过却把它送往屠场，我心里实在不忍。’那人便问道：‘那么，就废除了祭钟的仪式吗？’大王说：‘怎么能废除呢？拿只羊去换吧！’不知有没有这件事？”

齐宣王说：“有这回事。”

孟子说：“凭这样的好心就可以统一

天下了。百姓都以为您是吝啬，我知道您是于心不忍呀！”

齐宣王说：“对呀！假如像百姓所想，齐国地方虽然不大，我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。就是因为不忍心看它那发抖的样子，毫无罪过却被送往屠宰场，所以才拿只羊来替换它。”

孟子说：“您不要责备百姓以为您吝啬。拿一只小羊去换一头大牛，他们又怎能知道您的用意呢？您可怜牛无罪被送往屠宰场，那么在牛羊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齐宣王禁不住发笑道：“这到底是什么心理呢？我并不是吝啬钱财才拿只羊去换牛的。难怪百姓说我吝啬呀！”

孟子说：“这没有什么关系。大王这种不忍之心正是仁爱之道，因为您只看到牛没有见到羊。一个具有仁爱之心的人，对于家禽家畜，看见他们活着，就不忍心再看着它们死去，听到它们悲哀的鸣叫声，便不忍心再吃它们的肉。所以，君子总是把厨房建置在离自己住所远远的地方。”

齐宣王听了，很高兴地说：“《诗经》里面讲过：‘别人有想法，我能猜得到。’您就是这样的。我只是这样做了，问问自己为何要这么做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您老人家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就明亮了。但我这种心情与王道相合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有人向大王报告说：‘我的力气能举起三千斤重的东西，却拿不起一根羽毛，我的视力能看清秋天兽毛的末梢，却看不见一大车柴火。’那么，您赞同他的说法吗？”

齐宣王说：“不赞同。”

孟子马上接着说：“现在您大王的一片仁心使鸟兽沾恩，而百姓们却一无所得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样看来，一根羽毛都拿不起，只是不肯用力气罢了；一车柴火都

看不见,只是不肯用眼睛罢了,老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,只是君主不肯施恩罢了。所以大王不用仁政来统一天下,只是不肯实施,不是不能实施。”

齐宣王说:“不肯实施和不能实施,在外表上有什么不同呢?”

孟子说:“要一个人把泰山挟在腋下跳过渤海,他告诉别人说:‘我做不到。’这确实是做不到。叫一个人替年老的人去折根树枝,他告诉别人:‘我做不到。’这是不肯做,不是做不到。您大王的不行王道,统一天下,是属替老年人折根树枝一类的事情。”

“尊敬自家的长辈,推广开去也尊敬人家的长辈;爱护自家的儿童,推广开去也爱护人家的儿童。由此出发,治理天下就像把一件东西放在手掌上转动那么容易了。《诗经》里说过:‘在家先给妻子树立榜样,然后兄弟也照样,再进而推广到治理家邦。’这不过是说拿自己一片仁爱之心加到别人的身上罢了。所以,能够推广恩泽,爱护百姓的人就能保有天下,否则,就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保护不了。古代圣贤之所以远远地超过了一般的人,没有别的秘窍,只不过善于推己及人罢了。现在您大王的恩泽能施及禽兽,而百姓们却得不到半点好处,这又是为什么呢?”

“称一称,然后才知道轻重;量一量,然后才能知道长短。凡物体,没有不是这样的,人的心更需要这样,大王,请您细加考虑吧!”

“难道大王要兴师动众,使将士冒着危险,和别的国家结成仇恨,然后才感到心里痛快吗?”

齐宣王说:“不,我为何非要这么做才痛快呢?我之所以要这样做,不过是要满足我最大的欲望罢了。”

孟子问道:“您最大的欲望是什么呢?”

可以说给我听听吗?”

齐宣王只是笑笑,却不回答。

孟子便问道:“是为了好吃的食品不够味吗?轻暖的衣服不够舒适吗?还是为了艳丽的色彩不够看吗?是为了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吗?还是为了伺候的人不够使唤吗?这些,您手下的人都能充分满足,您难道是为了这些吗?”

齐宣公说:“不,我不是为这些。”

孟子说:“那么,您最大的欲望可以知道了,您是要扩张国土,使秦楚等国向您朝贡,自己做天下的盟主,然后再安抚四周围的外族。不过,像您现在的所作所为,去追求您的欲望,好像上到树上去捉鱼一样。”

齐宣王说:“事情竟这样严重吗?”

孟子说:“恐怕还要更严重。爬到树上去捉鱼,尽管捉不到鱼,却不会有什么后患;以您的所作所为,去追求您最大的欲望,而尽心竭力地去干,一定会有灾祸在后头。”

齐宣王说:“您可以把道理讲给我听听吗?”

孟子反问道:“假如邹国人和楚国人打仗,您以为谁会胜利呢?”

齐宣王回答说:“当然楚国人会胜利。”

孟子说:“这样看来,小国本来不可以抵抗大国,人数少的本来不可以抵抗人数多的,力量弱的本来就不可以抵抗力量强的。现在天下共拥有九千平方里土地,齐国的领土合起来不过占九分之一。以九分之一的土地去征服九分之八的地方,这与邹国要和楚国打仗又有什么两样呢?您又为何不从根本上求得问题的解决呢?”

“现在您大王如发布命令,施行仁政,使天下想做官的士大夫都愿意到齐国来当官,耕田的人都愿意到齐国的田野上来耕地,经商的人都愿意到齐国的街市上来做

生意 旅行的人都愿意到齐国来游玩。天下那些对自己国君不满的臣民都愿意到您面前来申诉。要是真能做到这样 ,又有谁能与您相对抗呢 ?”

齐宣王说 :“我头脑发昏 ,不能实行这样的仁政了 ,希望您辅助我达到目的 ,明白地教导我。我虽然不行 ,也不妨试一试。”

孟子说 :“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动准则的 ,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到。至于一般老百姓 ,如果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 ,便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。这样 ,就会胡作非为 ,违法乱纪 ,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等到犯了罪 ,然后再对他们施加刑罚 ,这等于张下罗网要坑害人民。哪有仁爱的国君在位 ,却作出坑害人民的坏事来呢 ?所以圣贤的国君 ,规定了老百姓的产业 ,一定要他们上可以够足奉养他们的父母亲 ,下足以够养活他们的妻子儿女 ,遇上好年景可以丰衣足食 ,就是荒年饥岁 ,也不至于饥饿而死 ,然后再教

导他们走上善良的道路 ,所以要百姓归服您 ,那是很容易的了。

“现在规定老百姓的产业 ,上不足以奉养父母亲 ,下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 ,就是好年景 ,也要身受困苦 ,遇上荒年饥岁 ,就更不免饥饿而死。这样连自家的性命也不能救 ,哪里还有空闲去讲究礼义呢 ?

“大王您既然想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 ,为何不从根本上着手呢 ?在五亩大的住宅园里 ,种上桑树 ,那么 ,年至五十岁的人可以穿上丝绵衣服了。饲养鸡猪狗家禽家畜 ,不要耽误了它们的繁殖时间 ,那么 ,年至七十岁的人可以吃到肉食了。一户分得的百亩田地 ,不要剥夺他们的农时 ,那么 ,一家八口 ,就可以不挨饿了。认真地办好学校 ,反复讲解孝顺父母、尊敬长辈的道理 ,须发花白的老年人就不会肩挑背负出现在道路上了。老年人穿丝绵、吃肉食 ,一般百姓也不缺吃少穿 ,这样还不能使天下人民归服的 ,是从来不会有的。

## 梁惠王章句下

摇摇庄暴见孟子 ,曰 :“暴见于王 ,王语暴以好乐 ,暴未有以对也。”曰 :“好乐何如 ?”

孟子曰 :“王之好乐甚 ,则齐国其庶几乎 !”

他日 ,见于王曰 :“王尝语庄子以好乐 ,有诸 ?”

王变乎色 ,曰 :“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 ,直好世俗之乐耳。”

曰 :“王之好乐甚 ,则齐其庶几乎。今之乐 ,由古之乐也。”

曰 :“可得闻与 ?”

曰 :“独乐乐 ,与人乐乐 ,孰乐 ?”

曰 :“不若与人。”

曰 :“与少乐乐 ,与众乐乐 ,孰乐 ?”

曰 :“不若与众。”

“臣请为王言乐。今王鼓乐于此 ,百姓闻王钟鼓之声 ,管籥之音 ,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 :‘吾王之好鼓乐 ,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 :父子不相见 ,兄弟妻子离散 ?’今王田猎于此 ,百姓闻王车马之音 ,见羽旄之美 ,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 :‘吾王之好田猎 ,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 :父子不相见 ,兄弟妻子离散 ?’此无他 ,不与民同乐也。”

“今王鼓乐于此 ,百姓闻王钟鼓之声 ,管籥之音 ,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:‘吾王庶几无疾病与 ,何以能鼓乐也 ?’今王田猎于此 ,百姓闻王车马之音 ,见羽旄之美 ,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:‘吾王庶几无

疾病与，何以能田猎也？’此无他，与民同乐也。今王与百姓同乐，则王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齐国臣子庄暴见到孟子，说：“我被齐王召见，齐王告诉我他喜爱音乐，我一时不知应该怎样回答他。”接着他又问道：“国王喜欢音乐，到底好不好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齐王非常喜欢音乐，那么，齐国治理得差不多了吧？”

后来有一天，齐宣王召见孟子，孟子说：“大王曾经告诉过庄先生，说您喜欢音乐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齐王一听，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爱的并不是先代帝王留下来的古代，只是爱好一些世俗流行的音乐罢了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大王要是非常喜欢音乐，那么，齐国大概治理得差不多了吧！无论世俗流行的音乐，或者古代的音乐都是一样的。”

齐宣王说：“可以把这个道理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孟子说：“一个人单独地欣赏音乐快乐，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，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呢？”

齐宣王说：“当然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。”

孟子接着说：“跟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，跟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，但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呢？”

齐王说：“当然跟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。”

孟子接着说：“请让我为您讲一讲应该怎样欣赏音乐的道理吧。假如现在大王在演奏音乐，老百姓一听到大王钟鼓的声音和箫管吹出的曲调，大家都愁眉苦脸，感到头痛，互相诉苦道：‘我们大王这样喜欢

音乐，怎么把我们弄到妻子离散、兄弟天各一方这样困苦不堪的地步呢？’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，老百姓听到大王的车马的声音，看见装饰得很好看的旗帜，大家都愁眉苦脸、感到头痛，互相诉苦道：‘我们大王这样喜欢打猎，怎么把我们弄到妻子离散、父母兄弟天各一方这样困苦不堪的地步呢？’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由于不与老百姓一同娱乐的缘故。

“假如大王在这里奏乐，老百姓一听到您钟鼓的声音和箫管吹出的曲调，大家都喜形于色地奔走相告说：‘我们大王大概没有什么疾病吧，不然，怎么能奏乐呢？’假使大王在这里打猎，老百姓一听到大王的车马声，看见装饰得很好看的旗帜，大家都喜形于色地奔走相告说：‘我们大王大概没有什么疾病吧，不然，怎么能打猎呢？’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只是由于与老百姓一同娱乐的缘故。现在只要大王能与老百姓一同娱乐，就能够使百姓归附于您，天下就会得到统一。”

齐宣王问曰：“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有诸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于传有之。”

曰：“若是其大乎？”

曰：“民犹以为小也。”

曰：“寡人之囿，方四十里，民犹以为大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刍蕘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与民同之。民以为小，不亦宜乎？臣始至于境，问国之大禁，然后敢入。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，杀其麋鹿者，如杀人之罪，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。民以为大，不亦宜乎？”

## 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孟子道：“据说周文公豢养

禽兽种植花木的园子有七十里见方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在古书上是有这样的记载。”

齐宣王说：“真有这么大么？”

孟子说：“老百姓还以为太小了呢。”

齐宣王说：“我的园子只有四十里见方，老百姓还认为大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周文王的园子，周围七十里见方，割草打柴的人可以到园里去，打鸟捕兽的人也可以到园里去，百姓和周文王一同享用这园子，老百姓认为太小了，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初踏上齐国的边境，先打听一下齐国有哪些重大禁令，然后才敢进入国内。我听说齐国首都的远郊，有一个四十里见方的园子，射杀园子里的麋鹿的，就如犯了杀人罪一样，这就如同在国土上设下了一个四十里见方的大陷阱来坑害百姓，老百姓嫌您的园子大了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”

齐宣王问曰：“交邻国有道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有。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，是故汤事葛，文王事昆夷。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，故大王事獯鬻，勾践事吴。以大事小者，乐天者也；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乐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国。《诗》云：‘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。’”

王曰：“大哉言矣！寡人有疾，寡人好勇。”

对曰：“王请无好小勇。夫抚剑疾视曰：‘彼恶敢当我哉！’此匹夫之勇，敌一人者也。王请大之！”

“《诗》云：‘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，以遏徂莒，以笃周祜，以对于天下。’此文王之勇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”

“《书》曰：‘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曰其助上帝宠之。四方有罪无罪惟

我在，天下曷敢有越厥志？’一人衡行于天下，武王耻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而武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孟子道：“和邻国相交往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吗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有的。只有以仁爱为怀的君主才能做到以大国的身分去事奉小国，所以商汤事奉过葛伯，周文王事奉过昆夷。只有明智的君主才能以小国的身分事奉大国，所以周的太王事奉过獯鬻，勾践事奉过夫差。以大国的身分事奉小国的，是无往而不快乐的人；以小国的身分事奉大国的，是畏惧上天威严的人。无往而不快乐的人能够保有天下，畏惧上天威严的人能够保住他的国家。《诗经·周颂·我将》篇说：‘敬畏上天的威严，于是上天赐福，才使国家安定。’”

齐宣王说：“您讲的实在太高明了，不过，我有个毛病，我喜爱勇敢，恐怕不能事奉别国。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请大王不要喜爱小勇。有这么一个人，手按佩剑，圆睁双眼说：‘他怎敢抵挡我呢？’这只是能与个人对敌的小勇敢。我请大王把您的勇敢再扩大一些。”

“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篇说：‘文王勃然发怒，整顿军队誓师出征，阻挡住侵营的敌兵。以增加周围的洪福，以显扬天下威名。’这就是文王的大勇。文王一旦勃然大怒，便能使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全。”

“《书经》里面说：‘上天降生下百姓，同时也替他们降生了君主，也替他们降生了老师，派给君主和老师们的使命就是要帮助上帝爱护百姓。所以，四方的百姓有

罪或无罪,全由我来裁定。天下还有谁敢超越上天的意志来作乱呢?’只要有一个人敢在天下横行,武王便认为是自己的耻辱。这就是武王的大勇。武王也是只要一发怒,便能使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全。现在大王要是也能一旦勃然大怒,便使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全,那么,百姓还惟恐大王不喜爱勇敢哩。”

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。王曰：“贤者亦有此乐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有。人不得，则非其上矣。不得而非其上者，非也；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，亦非也。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，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“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：‘吾欲观于转附、朝儻，遵海而南，放于琅邪，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？’

“晏子对曰：‘善哉问也！天子适诸侯曰巡狩——巡狩者，巡所守也。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——述职者，述所职也。无非事者：春省耕而补不足，秋省敛而助不给。夏谚曰：‘吾王不游，吾何以休？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？一游一豫，为诸侯度。’今也不然，师行而粮食，饥者弗食，劳者弗息。睚眦胥谗，民乃作慝。方命虐民，饮食若流。流连荒亡，为诸侯忧。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，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，从兽无厌谓之荒，乐酒无厌谓之亡。先王无流连之乐，荒亡之行。惟君所行也。’景公悦，大戒于国，出舍于郊。于是始兴发，补不足，召大师曰：‘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！’盖《征招》、《角招》是也。其诗曰：‘畜君何尤？’畜君者，好君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齐宣王在雪宫里接见孟子，宣王说：

“贤德的人也有这种享乐吗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有的。百姓得不到这种享乐，便会埋怨他们的君主。得不到这种享乐就埋怨君主，这是不对的。可是作为一国的君主却不能与百姓一同享受这种快乐，也是不对的。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快乐的人，百姓也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的；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的人，百姓也会以他的忧愁为忧愁的。乐与天下百姓同乐，忧与天下百姓同忧，这样还不能使天下都归服的，是决不会有的。”

“从前齐景公对晏婴说：‘我打算到转附山和朝儻山去游览一番，然后沿着海岸向南走，一直到琅邪，我应该怎样做才能比得上古代圣贤君主的游巡呢？’

“晏婴回答说：‘问得好呀！天子到诸侯的国家去叫巡狩。巡狩就是巡视诸侯国所守的疆土。诸侯到天子那里朝见叫述职。述职就是向天子报告诸侯所担负的职守的情况。无论巡狩或述职，没有不和工作相结合的。春天视察耕种，并对贫困农户给以帮助，秋天视察收割，并对缺粮的农户给以帮助。夏代时的谚语说：‘我们的大王不出游，我们怎样获得安慰和整休？我们的大王不闲走，我们的补助哪里有？我们大王出游或闲走，全可以为诸侯学习的法度。’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，天子一出来巡游，兴师动众，大批粮食被消耗，饥饿的人吃不上饭，劳苦的人得不到休息，百姓侧目而视，怨声载道，逼得人们要为非作歹了。这样违背天意，祸害百姓，大吃大喝，浪费饮食如流水般没有穷尽。这种流连荒亡的行为，使诸侯都为之忧愁。什么叫流连荒亡呢？从上游向下游的游玩并乐而忘归叫做流，由下游向上游游玩并乐而忘归叫做连，无厌倦地打猎叫做荒，不知节制地喝酒叫做亡。过去的圣贤之君没有这种流连忘返的游乐和荒亡无节制的行为。您从

事哪一种,就由您自己选择了。”景公听了很高兴,先在都城内作好准备,然后到郊外住下,于是开始实行惠政,拿出钱粮来救济贫穷的人。景公又把乐宫召来,对他说:“给我作一首君臣同乐的歌曲吧!”这个乐曲就是《征招》和《角招》,歌辞说:“取悦君主有什么过错呢?”取悦君主正是爱护君主。”

齐宣王问曰:“人皆谓我毁明堂,毁诸,已乎?”

孟子对曰:“夫明堂者,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,则勿毁之矣。”

王曰:“王政可得闻与?”

对曰:“昔者文王之治岐也,耕者九一,仕者世禄,关市讥而不征,泽梁无禁,罪人不孥。老而无妻曰鰥,老而无夫曰寡,老而无子曰独,幼而无父曰孤。此四者,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。文王发政施仁,必先斯四者。《诗》云:‘哿矣富人,哀此茕独!’”

王曰:“善哉言乎!”

曰:“王如善之,则何为不行?”

王曰:“寡人有疾,寡人好货。”

对曰:“昔者公刘好货,《诗》云:‘乃积乃仓,乃裹糗粮,于橐于囊。思戢用光。弓矢斯张,干戈戚扬,爰方启行。’故居者有积仓,行者有裹囊也,然后可以爰方启行。王如好货,与百姓同之,于王何有!”

王曰:“寡人有疾,寡人好色。”

对曰:“昔者大王好色,爱厥妃。《诗》云:‘古公亶父,来朝走马,率西水浒,至于岐下。爰及姜女,聿来胥宇。’当是时也,内无怨女,外无旷夫。王如好色,与百姓同之,于王何有!”

## 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孟子道:“人们都劝我拆掉

明堂,是拆掉呢,还是不拆?”

孟子答道:“明堂是君主朝见诸侯、发布政令的殿堂,大王要实行王政,就不要拆掉它了。”

齐宣王说:“怎样去实行王政呢?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?”

孟子回答说:“从前文王治理岐周时,对耕田的人只抽九分之一的税;对做官的人赐给世代相承的俸禄;关卡和市场只稽查不收税;池沼鱼梁所在的地方不挂捕鱼的禁令;对犯罪的人,刑罚只施及他本人,不牵连他的妻室儿女。年老独身或死了妻室的男人叫鰥夫,年老死了丈夫的妇女叫寡妇,年迈而膝下无儿无女的叫孤独,死了父亲的儿童叫孤儿。这四种人是社会上穷苦无靠的人。文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时,一定要优先抚恤这四种人。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里说:‘富人享福,欢乐融融;孤独受罪,穷苦飘零!’”

齐宣王说:“这话说得真好啊!”

孟子说:“您如果认为这话好,那为什么不去实行呢?”

齐宣王说:“我有个毛病,我贪爱钱财。”

孟子答道:“从前周王朝的创始人公刘也贪爱钱财,《诗经·大雅·公刘》篇说:‘聚粮于庾,贮粮于仓;包装携带熟食干粮,熟食干粮,装满囊囊,周民和睦,为国增光。张设弓箭,全副武装,干戈戚扬,扛在肩上,开始出发,迁徙远方。’所以,要做到留下的人仓里有积谷,走的人囊囊里装有干粮,然后才可以出发。要是大王贪爱钱财,与百姓一同享用,对于实行王政又有什么困难呢?”

齐宣王说:“我还有个毛病,我贪爱女色。”

孟子回答说:“从前周王朝的先人太王也贪爱女色,非常疼爱他的妃子。《诗

经·大雅·绵》篇里说：周人先祖，古公亶父，策马疾行，早晨赶路。从那邠西水滨进发，匆匆忙忙来到岐下。古公亶父偕同姜女，察看地势，筹建屋宇。’在这时候，内里没有找不到丈夫的怨女，外面没有找不到妻室的丈夫。大王如若贪爱女色，也能满足百姓在这方面的需求，对于实行王政又有什么困难呢？”

孟子谓齐宣王曰：“王之臣，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，比其反也，则冻馁其妻子，则如之何？”

王曰：“弃之。”

曰：“士师不能治士，则如之何？”

王曰：“已之。”

曰：“四境之内不治，则如之何？”

王顾左右而言他。

## 【译文】

孟子对齐宣王说：“您的臣子中，有个人把妻室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照看，而自己到楚国去游学了，等到他回来时，假如他的妻室儿女受冻挨饿，那么，应该如何对待他那个朋友呢？”

齐宣王说：“和他断绝交情。”

孟子接着又问道：“假若管刑罚的长官不能管好他的下属，那么，应该怎么办呢？”

齐宣王说：“撤掉他的官职。”

孟子又问道：“一个国家假若没有治理好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”

齐宣王无话回答，只好回过头去左张右望，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。

孟子见齐宣王曰：“所谓故国者，非谓有乔木之谓也，有世臣之谓也。王无亲臣矣，昔者所进，今日不知其亡也。”

王曰：“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？”

曰：“国君进贤，如不得已，将使卑逾尊，疏逾戚，可不慎与？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；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；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；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听；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听；国人皆曰不可，然后察之；见不可焉，然后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杀，勿听；诸大夫皆曰可杀，勿听；国人皆曰可杀，然后察之；见可杀焉，然后杀之。故曰国人杀之也。如此，然后可以为民父母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孟子拜见齐宣王时说：“我们平常所说的历史悠久的国家，不是说它有年代久远的高大树木的意思，而是说有累世功勋的贤臣的意思。您现在没有亲信的臣子了，过去所进用的人，到今天不知不觉地都被罢免了。”

齐宣王问：“我怎样才能识别他无用而予以舍弃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国君进用贤才，如果万不得已要选新人，那就是可能使地位低下的人超过地位高的人，关系疏远的人超过关系密切的人，对这样的事能不慎重对待吗？因此，左右的人都说这个人贤能，不足凭信；朝里的官员都说他贤能，还是不足凭信；全国的人都说他贤能，然后再对他进行调查了解，发现他确实贤能，再任用他。左右的人都说这个人不行，不要听信；朝里的官员都说他不行，也不要听信；全国的人都说他不行，然后再对他进行调查了解，发现他确实不行，再把他舍弃。左右的人都说这个人可杀，不要听信；朝里的官员都说他可杀，也不要听信；全国的人都说他可杀，然后再对他进行调查了解，发现他确实可杀，然后杀掉他。所以说他是全国人杀掉

的。能做到这样,才可以真正做百姓的父母。”

齐宣王问曰：“汤放桀,武王伐纣,有诸?”

孟子对曰：“于传有之。”

曰：“臣弑其君可乎?”

曰：“贼仁者谓之贼,贼义者谓之残。残贼之人,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,未闻弑君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孟子道：“商汤流放夏桀,周武王讨伐商纣王,有这回事吗?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在古代的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。”

齐宣王说：“作为臣子杀掉他的君主,这样可以吗?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破坏仁爱、暴虐无道的人叫‘贼’,破坏正义、颠倒是非的人叫‘残’,残贼的人叫‘独夫’,我只听说周武王杀了个‘独夫’纣王,没有听说过杀君主。”

孟子见齐宣王曰：“为巨室,则必使工师求大木。工师得大木,则王喜,以为能胜其任也。匠人斲而小之,则王怒,以为不胜其任矣。夫人幼而学之,壮而欲行之,王曰：‘姑舍女所学而从我’,则何如?今有璞玉于此,虽万镒,必使玉人雕琢之。至于治国家,则曰：‘姑舍女所学而从我’!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?”

## 【译文】

孟子拜见齐宣王时说：“您要建造一座大房子,就一定派遣工匠去寻找大木

料,工匠找到了大木料,大王就高兴,认为他能尽到责任。如果工匠把木料砍小了,大王就要发怒,认为他不称职。一个人从小学习了一种专门技术,希望长大成人后就去实行,如果大王说：‘暂且放弃你所学的东西,要听从我的去做’,这又怎么能行呢?现在这里有一块没有经过雕琢的璞玉,虽然价值很贵重,也一定要请玉工来雕琢。至于治理国家,却说：‘丢下你所学的那一套办法,按照我说的去做吧!’那与要玉匠按照您的吩咐去雕琢玉石又有什么不同呢?”

齐人伐燕,胜之。宣王问曰：“或谓寡人勿取,或谓寡人取之。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,五旬而举之,人力不至于此。不取,必有天殃。取之何如?”

孟子对曰：“取之而燕民悦,则取之,古之人有行之者,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悦,则勿取,古之人有行之者,文王是也。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,箪食壶浆以迎王师,岂有他哉?避水火也。如水益深,如火益热,亦运而已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齐国人进攻燕国,大获全胜。齐宣王问孟子道：“有的人叫我不要吞并燕国,有的人却劝我吞并它。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去攻打另一个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,只用五十天时间就把它攻克了,只凭人力是做不到的。看来,不去吞并它,上天一定会降下灾祸,就吞并它怎么样呢?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如果吞并了它,燕国的百姓高兴,就吞并它,古人有这样做的,周武王便是这样。如果吞并它,燕国的百姓不高兴,那就不要吞并它,古人有这样做的,周文王便是这样。以一个万乘大国去

攻打另一个万乘大国，燕国的百姓带着饭筐，提着酒浆来欢迎您的军队，这难道会有别的意思吗？不过是想避免再过那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罢了。如果燕国被吞并后，老百姓灾难更加深重了，那只是统治者由燕转为齐罢了。”

齐人伐燕，取之。诸侯将谋救燕。宣王曰：“诸侯多谋伐寡人者，何以待之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，汤是也。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。《书》曰：‘汤一征，自葛始。’天下信之，东面而征，西夷怨；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，曰：‘奚为后我？’民望之，若大旱之望云霓也。归市者不止，耕者不变，诛其君而吊其民，若时雨降。民大悦。《书》曰：‘我后，后来其苏！’

“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。若杀其父兄，系累其子弟，毁其宗庙，迁其重器，如之何其可也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动天下之兵也。

“王速出令，反其旄倪，止其重器，谋于燕众，置君而后去之，则犹可及止也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齐国攻打燕国，并占领了它。一些诸侯国商议着准备援救燕国。齐宣王问孟子说：“一些诸侯们正打算来讨伐我，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们呢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我只听说过，凭借着七十里见方的土地统一天下的，那就是商汤，却没有听说拥有千里见方土地的国家害怕别国的。《书经》中说：‘商汤王当初出征时，是从讨伐葛伯开始的。’天下的百姓都很相信他，因此，当他向东方进兵时，居住在西方的夷人就埋怨他；当他向南方出兵时，居住在北方的狄人也埋怨他，他们都

说：‘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后面呢？’老百姓盼望他，就像久旱的年月盼望天空出现乌云和虹霓一样。他的军队所到之处，经商的不停止营业，种田的照常下田劳动，仅仅诛杀了残害百姓的暴君，对老百姓安抚慰问，使百姓感到汤的到来，就像旱天得到及时雨一样，老百姓心里十分高兴。《书经》里面又说：‘盼望我们的国君，国君一到，我们就得活命了。’

“现在燕王虐待老百姓，大王发兵去征伐他，老百姓以为您将要要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，所以才拿着饭筐提着酒壶来欢迎大王的军队。如果您杀死了他们的父兄，掳掠他们的子弟，毁坏他的宗庙祠堂，抢走他们的传国宝器，那怎么可以呢？天下的诸侯本来就害怕齐国的强大，现在土地扩大了一倍却又不实行仁政，这就不免要招致各国来攻打齐国。

“现在大王要赶快发出命令，把俘掳的老小送回去，停止搬运燕国的宝器，再和燕国的大众商议，选择一位新的燕王，然后撤回齐国的军队，这样，还来得及使各国停止出兵。”

邹与鲁鬪。穆公问曰：“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，而民莫之死也。诛之，则不可胜诛；不诛，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，如之何则可也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凶年饥岁，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，壮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几千人矣；而君之仓廩实，府库充，有司莫以告，是上慢而残下也。曾子曰：‘戒之戒之！出乎尔者，反乎尔者也。’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。君无尤焉！君行仁政，斯民亲其上，死其长矣。”

## 【译文】

邹国同鲁国发生了战争。邹穆公问孟